藥泉集
十五
雜著
書

藥泉集第二十九目錄

雜著

春秋春王正月記疑　家禮記疑
參同契首章解　東史辨證
嶺南雜錄　北巡雜錄
甲子燕行雜錄　丙寅燕行雜錄
錄許察訪言　錄答備局堂上語
館學儒生講讀節目　錄餐松葉方
論白軒晦谷西溪

藥泉集第二十九

雜著

春秋春王正月記疑

春秋胡氏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顔回爲邦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不

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

朱子曰文定春秋說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周禮有正月正月亥月也有正歲正歲寅月也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斷然是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是夏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是酉戌之月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

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
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
汪氏克寬曰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
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也禮記稱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據此則是以
建巳之月爲季夏矣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
正月辛卯朔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
寒在二月己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
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云云以唐曆

泝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則泰誓之春卽武成之一月明矣

吳氏仲迂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爲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爲一年商以丑月爲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以子月爲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武成云惟一月春卽一月一月卽子月春秋所書之春卽夏之仲冬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也

李氏廉曰前漢律曆志周師以子月戊午渡孟津丑月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

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卽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

書蔡氏傳於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曰三代雖正朔不同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漢因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不改月數亦已明矣又於秦誓十有三年春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漢孔氏

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太甲當作伊訓）辨之詳矣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易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又於武成惟一月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

胡傳引商書及秦史以爲周亦不易時與月之證是

謂魯史舊文本書元年冬十一月而孔子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也然而又曰以周正紀事所謂周正之正便是正月之正又何以謂之周正乎且所引以爲不易月之證者唯在於元祀十有二月而又不引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及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爲易月之證何也所引以爲不易時之證者只在於元年冬十月而又不引禮記季夏六月及七月日至之語以爲易時之證何也均之爲經傳之言而同吾說則存之異吾說則沒之或舍之或取之姑以便吾說而已其於同異得失不爲之叅互辨明其

何以定不决之論而解後人之惑也朱子引孟子七
八月及周禮正月正歲之語以爲周本自易月之證
而以文定之說爲不敢信然又以爲天時不可改引
書之秋大熟爲證曰春秋月數乃是魯史之舊文而
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謂魯史舊文本書曰冬
正月而孔子改冬爲春也夫魯春秋本周公之遺法
故未經夫子筆削之前韓宣子見之以爲周禮盡在
魯若本書以冬正月則時與月相背乃是不成語魯
史本文設令有不盡合於周公之舊者何至繆盩若
是之甚哉且朱子於易月則得孟子周禮之證於易

時則不得其證而有此疑辭然今以後來諸儒所考據者觀之禮記郊特牲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之禘獻子爲之也此言禘本用建巳之月而因獻子用建午之月也夫日之南至稱以正月日之北至稱以七月建巳之月稱以季夏易時易月之證此可謂明白無餘矣且書泰誓曰十有三年春會孟津戊午渡河牧誓曰甲子至商郊武成曰一月壬辰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前漢律曆志曰武王伐紂之歲以子月戊午渡孟津明日己

未冬至丑月癸亥至牧野國語伶州鳩曰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以唐曆泝而上之日月星辰無一不合然則泰誓之已易冬春武成之已易十一月爲一月皆鑿鑿可據周初史策已如此則魯史舊文之必無異同可知又何疑夫子之始改冬爲春乎書伊訓元祀十二月蔡傳引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及秦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以爲歷代正朔雖不同而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之證且於泰誓春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武成一月曰一月建寅之月也以今考之伊尹祀先王與

奉嗣王歸亳皆以十二月國之大事似用歲首故以
意推之而云然耳然此亦臆料無他證左有難必知
其爲建丑之月至於秦誓武成明於曆筭者其推步
之精密如彼而國語之言又相符合其春其一月必
斷以爲建寅之月者又何所据耶且周之易月朱子
已有成說而蔡乃立異於師說爲此不審之論者又
何故耶或者以爲商革夏命以丑月爲歲首仍以爲
十二月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爲歲首不特改
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此言似矣然商之遺文繫月
者伊訓之外更無可徵不如周家典章之猶有諸書

之雜出有不敢必定其然否或以爲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信斯言也凡春秋所記災異節候早晚皆不合此於泉論中其失益甚矣蓋嘗聞之春王正月先儒以爲千百年不決之論謏聞淺見誠難容議而今不自揆妄以意言之詩之七月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以夏正言也其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者以周正言也其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者從夏正數以盡丑月爲一歲也其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者從周正數以盡亥月爲一歲也七月一篇成於一人之

手而其中月之紀數歲之卒攺有此二正之錯舉或
甚於諸書只可各隨本文而解之而况從古以來經
傳史策之或從夏正或從周正者令何能强合而苟
同之耶夫然則今之談者胡蔡二傳乃舉其從夏正
旣以爲周不易時月後之諸儒乃擧傳記中從周正
又以爲周已易時月不該不偏有若衿肘之不相掩
將安有可定之日耶妄意魯史舊文無乃依秦誓春
武成一月之例本以子月爲春正月而經傳諸文則
或從夏正或從周正元無一定之例亦如七月詩之
互言而迭稱之耶今欲擧其一而廢其二者偏矣又

欲合其二而歸諸一者惑矣生於千百載之後言乎千百載之前而欲探無稽之事以定不易之論者難矣若曰周人已改正朔以冬爲春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天下宗周皆不可以夏正爲言云則此又不通之論也漢之亡已久而中國之人至今稱以漢人唐之亡已久而中國之物至今稱以唐物以此詩之稱四時與月數者多從夏正其類甚多不可悉擧妄意周雖改正天下之人日用言語之間則因其舊習從夏正者爲多此與後世漢人唐物之稱無異而間或有從周正者矣至於史策及祀祭所記則從時王之制

者爲多而間或有從夏正者矣終不可偏擧以爲準耳未知其然乎否乎姑記所疑以俟明者

又按周禮正月之吉始和有懸法象魏之事又有正歲徇以木鐸之事注正月建寅之月正歲建亥之月以正月之吉始和云者觀之注以爲建寅之月者似是而朱子引以爲易月之證與本注不同當更詳之

家禮記疑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下附注楊氏曰初喪立喪主條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爲主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

也

按初喪立喪主時若是妻喪則當以夫爲喪主必無舍夫而以子爲喪主之理家禮所謂長子及長孫承重者泥指父母之喪長子或長孫承重爲喪主也今乃因此謂與父在父爲主之說不同云者可疑

又引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夫主之亦謂父在父爲主也朔祭父爲主義與虞卒哭同

按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詳其文義所謂婦者乃子婦也非妻也凡於子

婦之喪若其夫在也則主其祭而其夫亡也則其子
主之所謂其夫者乃舅之子也所謂其子者乃舅之
孫也祔祭乃有事祖廟不可付之子與孫故必其舅
自主其子婦之祭也今乃引此而删去本文祔則舅
主之五字謂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夫主之與小記
本文之義大相逕庭且所謂若子主之云者沒而不
論者可疑蓋小記之意則祔是廟中大祭故舅主之
虞卒哭乃喪之私祭故使其夫私主之或其夫先亡
則使其子私祭之也豈以虞卒哭爲殷祭而其夫主
之乎若果以爲殷祭而其夫主之則所謂若子主之

者又何以解之耶

卒哭祝文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
府君尚饗

按儀禮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
尚饗云而今家禮去爾字直曰祖考凡子於父前稱
曰祖考者父之考也稱曰曾祖考者是父之祖考也
今將祔其父於曾祖考而直稱曰祖考其於稱謂似
不當其下注雖曰此云祖考亡者之祖考然以子告
父但曰祖考則亡者何以知非告者之祖考而乃已
之祖考乎蓋當卒哭之時猶未改題遞遷則孤子似

不敢以曾祖考稱之於祝文中故儀禮以爾皇祖稱之後世之禮不可稱其父曰爾故家禮不得已去爾字而但稱曰祖考終有所未瑩當更詳之

祔祭祝文孝子某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次告亡者前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

按儀禮祝曰孝子某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云注曰欲其祔合兩告之疏曰欲其祔合兩告之者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

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享是其兩告也今以此經文及注疏推之禮祭稱孝子喪稱哀子故卒哭祝猶稱哀子而祔時稱孝子者以有享于先廟故不敢以喪禮稱之而以祭禮稱之也時未改題遞遷不可遽稱顯曾祖考故告亡者曰適爾皇祖而於其下曰以隮祔爾孫則告曾祖考之意自在其中且合二位祝文並作一辭而兩告之者本出於欲其祔合之意故不分作兩祝矣今家禮祝文頭辭則從儀禮稱孝子而先請祖考前祝曰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未知此某考當依卒哭祝辭之例仍稱祖考耶雖

未改題遞遷不得已當稱曾祖考耶旣先詣祖考而
告之又次詣亡者前告之則勢當分作兩祝文又與
儀禮欲其祔合兩告之意不同矣且儀禮祝曰隮祔
爾孫則文義自明而今但云隮祔孫雖在祖先之前
子之稱其父不當但曰孫其稱謂之不當亦與卒哭
祝辭之隮祔于祖考者同矣且考喪禮備要則祔祭
祝文與虞卒哭同而猶稱孤子此又與家禮相左且
家禮只稱某考某官府君則其當稱祖考與曾祖考
不可知而備要以顯曾祖考稱之凡祝文之告于神
主皆當從粉面所題而稱之則亡者祖考神主猶未

改題而孤子乃遽稱顯曾祖考有若旣已遞遷改題之後亦無所未安耶且儀禮祝文兩告之故頭辭只稱孝子不别稱孝曾孫而無彼此牴牾之弊今家禮分作兩祝先請祖考前告之而亦稱曰孝子者其可乎儀禮之制此禮似不欲其自稱孝曾孫則其不可稱顯曾祖考者亦明矣

參同契首章解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而制外

乾坤陰陽也門戶言其出入父母言其生成坎離水火也匡郭猶易繫所謂範圍之圍言其包括之也坎以坤而包乾離以乾而包坤此所謂匡郭也轂卓輪之中受軸之處軸橫貫轂中以之轉輪者也槖籥爐韛之名槖外之櫝所以受籥者籥內之管所以鼓槖者蓋言其虛而爲用也乾其戶而坤其門乾其父而坤其母坎則陰其轂而陽其軸離則陽其轂而陰其軸乾坎其牡而坤離其牝乾坤其槖而坎離其籥皆所以取譬而形容之者也繩墨規矩乃陰陽進退之候水火升降之序也銜轡軌轍乃搬運水火之法

循環陰陽之迹也處中制外卽天君主宰而百體從令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譬之於人頭之耳目所以成象於上腹之臟腑所以成形於下此說卦所謂天地定位邵子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而卽此所謂門戶父母乃天地之體也人之一身只是氣血而已凡發之爲喘息蘊之爲温暖以至聲音言語足行手轉之類皆屬氣出之爲涎唾藏之爲精髓以至涕淚汗液毛榮膚澤之類皆屬血求其氣之本則在於腎求其血之本則在於心腎雖爲氣之本實爲天一之水故氣之所至水亦滋焉心雖爲血之本實爲地

二之火故血之所行火亦熾焉此說卦所謂水火不相射音石言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音食犯也是不相害或音斁是不相厭二義皆通水火本相剋之物而如未濟之水火中間有物隔之却相爲用周子所謂生陰生陽互爲其根而卽此所謂匡郭轂軸乃陰陽之用也此章乃開卷之初而羣言之首苟明乎此則餘可類而推之矣

東史辨證

檀君

舊史檀君紀云有神人降太白山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時唐堯戊辰歲也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

山爲神此說出於三韓古記云而今考三國遺事載
古記之說云昔有桓國帝釋庶子桓雄受天符印三
箇率徒三千降太伯山頂神壇樹下謂之神市是謂
桓雄天王也將風伯雨師雲師在世理化時有一熊
常祈于神雄願化爲人雄遺靈艾一炷蒜二十枚熊
食之三七日得女身每於壇樹下呪願有孕雄乃假
化而婚之生子曰壇君以唐堯庚寅歲都平壤御國
一千五百年周武王己卯封箕子於朝鮮壇君乃移
於藏唐京後還隱於阿斯達爲山神壽一千九百八
歲以此言之降太伯壇樹下者乃檀君之父非檀君

也以其生於壇樹下故稱壇君非降檀木故稱檀君也第其說妖誣鄙濫初不足以誑閭巷之兒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乃以檀君爲神人之降而復入山爲神乎且唐堯以後歷年之數中國史書及邵氏經世書可考而知也自堯庚寅至武王己卯僅一千二百二十年然則所謂御國一千五百年壽一千九百八歲其誣不亦甚乎筆苑雜記引古記之說云檀君與堯同日而立至商武丁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享年一千四十有八歲又云檀君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扶婁是爲東扶餘王至禹會諸侯於塗山遣

扶婁朝焉今按堯之元年乃甲辰則此稱與堯同日而立者與戊辰歲立爲君庚寅歲都平壤者牴牾矣其稱商武丁乙未入山爲神者又與周武王己卯避箕子移藏唐京者矛楯矣厖雜如此亦可見其肆誣也且堯之卽位之日中國之書亦無可考則又何以知檀君之與之同日乎檀君立國千餘年之間無一事可紀者而獨於塗山玉帛之會稱以遣子入朝其假託傅會誠亦無足言者矣且其云娶河伯女者妖異尤甚遺事又云檀君與河伯女要親産子曰夫婁其後解慕漱又私河伯女産朱蒙夫婁與朱蒙兄弟

也今按自檀君至朱蒙之生幾二千餘年設令河伯女果是神鬼而非人又何以知前嫁檀君後私慕漱者必是一女而前之夫妻後之朱蒙必是兄弟乎且其言檀君之壽者本旣虛誕而諸書錯出亦無定說獨權陽村近應制詩云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其歷年之數不曰檀君之壽而曰傳世者其於傳疑或差近矣

箕子

箕子於微子之問已有罔爲臣僕之語故殷亡之後不欲在周五服之內避之海外之地何嘗受分土之

命於武王哉然而古書多以爲武王封箕子于朝鮮有若錫命受封者然舊史亦承其謬無所是正此不但爲我東史書之失實其有悖於箕子自靖之義如何哉獨洪範大傳曰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鄭康成曰不忍周之釋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此爲得之矣所謂因而封之者如項羽聞陳餘在南皮因封之之類非受命就封之謂也且遷史既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又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而作麥秀之歌噫武王既不臣之矣箕子乃自甘爲臣而作朝覲之行者寧有此理哉

其誣聖賢甚矣第其言前後自相背戾使後人得辨其誣是則幸也且 皇明太宗永樂年間有道士涵虛子爲號者紀自古帝王年代之數名曰天運紹統其錄箕子曰按周史云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故曰半萬殷人渡遼水是也旣至朝鮮言語不能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使其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親之道始行五常之禮始備教以百工技藝醫巫陰陽卜筮之術始有焉不三年人皆向化崇尚信義而篤儒術釀成中國之風可謂聖化教以勿尚兵

鬬謂一日之亂十年不定生民塗炭不能安其業故以德服強暴隣國皆慕其義而相親之誓爲中國之藩邦故歷代親信於中國受封爵朝貢不絕禮義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各代之制故曰詩書禮樂之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舊史盡信其說載之於編筆苑雜記亦以深悉我國風俗許之但以半萬般人渡遼水不知出於何書爲恨而終不敢直斥其誕妄良可慨也箕子以亡國之餘遁播海外則從義之徒想必無幾詩書之文禮樂之器其能悉齎而行斯已難矣而況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

之人又安得一一備數而偕來乎我國文明之教雖曰始自箕子而衛氏以後四郡二府三韓三國之際瓜分豆割日事兵爭遺教蕩然化爲夷狄久矣至今遺迹之僅傳而幸聞者只賴班史之略及而所謂八條禁目亦不具見然則涵虛子所按周史出於何人而乃能察察言如此哉且其所錄乃以箕子爲紂之庶兄微子之弟而武王封於朝鮮以奉殷祀至後漢爲公孫康所簒箕子之統緒失傳焉夫箕子之爲紂庶兄微子弟古今傳紀之所未聞至於武王之封箕子于朝鮮云者已曰非實又況命奉殷祀初在武庚

終在微子安得又以箕子奉殷祀哉箕子之後爲公孫康所簒云者乃引通典爲說然今考通典曰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爲公孫康所有此與史漢所紀畧同何嘗有公孫康簒箕子後之云哉以此推之其所錄我國風俗則出於後世之傳聞雖謂之深悉亦宜其所云周史之說則其爲虛罔决矣且俗傳平壤外城田疇經界之迹是箕子之遺制輿地勝覽亦載井田曰箕子區畫遺迹宛然近世久菴韓百謙著說作圖以證其必可信曰其制皆爲田字形田有四區區

皆七十畝七十畝本殷人分田之制也余亦曾寓目於其地矣區畫之制本非井字形則其稱以井田者妄也其所云田字形者亦界限漫漶不甚明白頗不如圖說之言自韓公至今僅五六十年之間田形之變已如此則自箕子以來二千餘年千燒萬戰之餘城郭山川亦多變易况可信其田界之尚存乎設令果是箕田今之所見只有徵疏之溝路而已至於私廬之所在公稅之所入民食之上下官祿之多寡皆無所可徵殷人之禮有宋存焉夫子猶以無徵不言令何以必知箕田制作之意而身爲之質言乎余謂

箕子廟守廟老人出示櫝中故筆一枝曰此乃箕王時舊物余恐箕田之眞贋亦此筆之類也

浿水

漢書地理志遼東郡番汗縣有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又樂浪郡浿水縣曰水西至增地縣入海水經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海酈道元注衛滿自浿水至朝鮮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通鑑胡三省注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經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水經誤漢書朝鮮傳漢使涉何自朝鮮還至界臨浿水刺

殺送何者卽渡馳入塞荀彘自遼東出兵擊朝鮮浿水西軍朝鮮太子欲入朝不渡浿水復引歸彘破浿水上軍前至城下圍其西北唐書平壤城漢樂浪郡也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浿水三國史百濟始祖定疆域北至浿水麗史平山府猪灘一云浿水又曰唐帝泊浿江西浦布錢下陸到松岳郡今按班志沛與浿字雖異而音同則似是一水而番汗縣之沛當在遼東浿水縣之浿當爲大同江漢旣以秦塞爲遠退修遼東故塞以浿水爲界故衛滿逃出塞渡浿水涉何渡浿水馳入塞然則其在遼東無疑以荀彘出兵時

事推之鮮兵必不能渡浿水入漢塞而乃云浿水西軍則浿西似是鮮地㝡破浿上軍進至城下則自浿至平壤似不遥遠然則當爲今鴨綠江或淸川江以胡注及唐書推之則又當爲今大同江以百濟始祖定疆域推之則百濟之境出入於今楊廣之間又當爲今臨津或漢江麗史則又指爲猪灘而布錢下陸之說雖甚誕妄今錢浦乃猪灘下流則其以猪灘爲浿江者二說相合諸書之錯亂如此誠難決定一處余昔時曾見一書云朝鮮之水皆稱浿猶中國北方之水稱河南方之水稱江今忘其書名不能更考而

此言稍有理可通姑記之以俟知者

眞番

三國遺事云前漢書昭帝始元五年己亥置二外府謂朝鮮舊地平那及玄菟等郡爲平州都督府臨屯樂浪等兩郡之地置東部都尉府其下注云私曰朝鮮傳則眞番玄菟臨屯樂浪等四今有平那無眞番蓋一地二名也輿地勝覽平山府注云按漢昭帝置二外府以平那及玄菟爲平州都督府今府東牛峰縣聖居山卽古之平那山以郡得名疑府卽漢時都督府今按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只載罷眞番郡而

無設二府事若遺事引他書爲言則或有不可知者今曰前漢書云而漢書無其事其誤明矣昭帝紀但云罷眞番而地理志有玄菟樂浪二郡無所謂臨屯者意當罷眞番時幷罷臨屯而班史闕而不書後漢書曰罷眞番臨屯以幷樂浪玄菟此可以補班史之闕文矣舊史只據遺事載置二府事而不知考諸漢書證其有無者何歟且遺事云平州都督府東部都尉府而舊史乃於東部之部改之以府都尉之尉改之以督名之曰二都督府以訛增訛其誤轉甚矣西漢官制有部都尉而無府都督蘇定方之平百濟乃

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遺事之誤豈因於唐事之習聞耶遺事且曰通典云朝鮮之遺民分爲七十餘國皆地方百里後漢書云西漢以朝鮮舊地初置爲四郡後置二府法令漸煩分爲七十八國各萬戶今按通典與後漢書皆無此說凡遺事所記多妄而難信此亦可見矣且遺事以平那爲眞番者乃其剏言而勝覽承其說以平山府東平那山證之其說亦不是按史記朝鮮傳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云若使眞番在今平山府則燕必不能越朝鮮而略屬又按茂陵書眞番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臨屯治東暆

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云霅縣比之東虒更遠一千五百餘里東虒今之江陵也以去長安言之今之平山當稍近於江陵安得更遠一千五百餘里哉以此推之眞番意在今遼東東北遐遠之地而非今日我國之境也是以樂浪等三郡所治我國之人皆知其所在而獨眞番霅縣無可考後人必欲求之於我境宜其鑿空而爲之言也玄菟郡自沃沮城徙勾驪西北所謂勾驪乃在遼山遼水之間而應劭注玄菟郡故眞番朝鮮國然則眞番以最遠先罷玄菟以險遠次移而眞番舊境之近遼者猶屬於玄菟此

可徵矣漢遼東郡屬有番汗縣番汗之番音盤而眞番之番亦音盤豈番汗或是眞番之舊境歟

首陽山

按輿地勝覽海州有首陽山而山上有城稱孤竹君遺基故以首陽孤竹爲州之别號而注其下曰隋裴矩傳高麗本孤竹國本朝李詹云今海州又辨之於其下曰大明一統志永平府西一十五里有孤竹國君所封之地府城西北有孤竹三君冢伯夷叔齊廟此爲孤竹國明甚裴矩豈以夷齊東夷之人而云然耶詹以海州爲孤竹未知何所依據云以余意度之

裴矩李詹之說及一統志所載皆不可信蓋矩揣知煬帝有開邊之意故作西域風土記唱導煬帝以至亡天下者也其曰高麗本孤竹國云者以地理志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故也高麗之地嘗出入於遼東西之間故人稱之其意以爲高麗亦古中國之地可取以郡縣之也豈必知海州之有首陽山而云然耶詹之以海州實之者以海州之偶有首陽山故也我東之無文獻久矣詹亦安得獨有所考據者哉且孤竹者夷齊之父所封之國首陽者夷齊叩馬之後餓死之地則其地之非一處明矣今勝覽首陽山上

之城稱以孤竹遺基者其誣罔附會豈非可笑之甚
者乎且地理志所謂孤竹國之在遼西令支縣者亦
不知其必信而括地志又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
十二里兩書之說已相逕庭一統志所載永平府又
安知其必信而勝覽乃稱此爲孤竹國明甚古今傳
記之難信非徒東國也中原亦然馬融曰首陽在河
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首
陽山在隴西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
夷齊寺今在偃師縣西北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
記正義曰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卽夷齊餓

死處也以此觀之中國諸書所載又安可必信而以爲明甚耶且不度事理之如何而偶得中國之一書不知其無稽而必欲從之則不特此也史記注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塜然則又將以平壤兎山之塜爲非矣將安所適從耶

嶺南雜錄

壬寅二月十八日到玄風曾聞玄風士人郭泰載乃郭存齋趍之養曾孫守靜讀書云問諸邑人則賑恤監抄有司中所謂郭泰亭者乃泰載之兄云余使泰亭傳言於泰載將於去路歷見十九日行十餘里許

歷入郭泰載家泰元泰亨泰載泰道兄弟四人出見泰元設食數器行酒數廵而罷泰載形容枯槁眞所謂山澤之癯而言語氣度頗安詳靜修可人也泰元語多輕颯無足採者然余問道内人才誰爲最賢答曰邵子云一人之生當千萬人之生者聖人也以此言之合千萬人之智則可以當聖人也到今世道日降人才日下一人之生當數十人之生者亦少自朝家如欲收拾人才唯當廣收諸人博採衆智可也至於拔萃出類之才未之聞也余仍謂泰載曰聞尊刻意篤志專業古人之書必有發爲著述者傾蓋相許

不可以疎外自居敢請一見泰載固辭不出仍出郭存齋遺事一卷一時名人或爲祭文或爲碑碣稱道甚盛泰元言存齋平生多有著述而臨難死節時盡逸於兵燹其遺詩三首得於他人家云其題皆云次人韻一曰至理從來不待繁一般西覺厭煩喧疏家儻未明歸趣後學何由透聖言二曰廟堂平昔講經綸此日男兒有幾人滄海血流腥滿地臨分相勉在成仁三曰別後干戈阻何由問好音行藏獨倚處須記歲寒心觀其下二詩可知其胸中早辦一死可謂非苟言之亦允蹈之者也余又問泰載曰朝廷憂勞

民事至遣御史而余以不才當此重任且未諳本道物情事勢未知何以則可且道内之人聞朝廷下送御史則必預自相議曰御史如是則可如彼則非所謂如是如彼之論願得聞之泰載曰道内荐饑公私赤立即今民命之尚得保存者亦是朝家及本縣城主軫念撫摩之德也然念穀物將盡無可以繼之御史若宣布　德意使飢民雖至於死亡不以爲怨則可矣至於轉移穀物以無爲有推羡補不足御史必有素定之計草萊踈伏之人何敢知也

到晉州聞河義興弘度居在德川曹南冥書院下二

十餘里許欲與相見三月一日夕後到河義興家河公出延而坐厖眉皓髮頗有古朴眞實之風仍問賑恤可行之策則辭不知問鄉人所欲願者何事答曰鄉人無他願唯欲朝廷數遣有風力暗行御史耳問大同法便否答曰若行大同凡物皆當貿易貿易當使官吏爲之其間侵責小民之事必多若然則小民必尤困矣仍請見所著文字則出示本州牧使趙錫胤碑文及繼庶母中服喪不服喪辨且問朝政得失則云凡世間事跧伏之人何能聞何能知第似聞近日曆法乖錯以外夷妖誕之法廢萬古常行之規是

可嘆也凡二十四氣例爲次次漸退以至閏月而今
時憲曆則二十四氣或進或退大非古法云余曰小
生亦聞此法雖未知恰當測候而亦非元無意義者
也自春分至秋分之間則日輪躔次近北故自下視
之其度闊遠自秋分至春分之間則日輪躔次近南
故自下視之其度狹小雖二十四方位各有其處而
天形圓而日輪隨之故日晷長短以此有異而節氣
之或進或退亦由於此是以時憲曆法自春分至秋
分之間節氣亦長自秋分至春分之間節氣亦短而
至於兩至則古曆今曆未嘗有異未知丈細考及此

吾河公曰僕非知曆法只見堯典注釋素知節氣漸退而成閏今見新曆有駭前聞故云矣槩觀河公頗淳謹讀書之人而似無發用之才且已老病不堪爲世用然深藏自修教誨後進左右列侍有儼然氣象亦可敬也余問道內人才可用者則以陜川士人裵一長德川書院下居朴旻草溪居前縣監權克敬固城居前監察李德耆爲薦而裵朴以學行權以吏才李以直道云

到安東往宿壽洞丁生時栻家丁生云此村山勢周遭大川前廻極是名村壬丁年間天將出來來到此

處問曰此地當出天下名人未知曾前何許人居此
地邑人以上洛公金方慶對天將曰此一國名人而
非名天下者更有何人邑人曰此外未有功業聲名
過上洛者天將曰若然物華天寶亦足當人傑地靈
未知此地有可稱奇寶否答曰此地人善織龍文席
一國之最而每歲亦貢天朝未知此亦應地理耶天
將嘆曰然凡物名天下者非實而何山川明麗以有
此故也云其言極是詼誕而錄之聊以廣異聞丁生
又云我國所產石硫黃雜於沙土不能用若與牛猪
等肉脂交合鎔化則可以去滓試之良驗云硫黃乃

軍需最切者貿於外國每患不足此言如其果然可
聞諸掌武備者也
到榮川舊聞本郡字民樓下有金生書白月棲雲塔
碑就見之碑石猶完而刻畫刓缺殆不堪模打碑石
旁有刻小誌云余少時得見金生筆迹於匪懈堂集
古帖愛其龍跳虎臥之勢而傳世恨不多及來于榮
聞隣邑奉化縣有碑獨存於古寺之遺墟金生之書
也余惜希世之至寶埋沒於草莽之間而無人收護
野牛之礪角牧童之敲火咸可慮也遂與郡人前叅
奉權賢孫共謀移轉而安置於字民樓下繚以欄檻

固其扃戶苟非打模之人使不得出入恐其妄有犯
觸也由是金生之筆迹廣傳於時而搢紳好事之徒
爭先賞翫噫千百年荒谷之棄石一朝輸入大廈而
爲世所寶夫物之顯伏亦有其數歟余雖才能薄劣
不及昌黎之博雅此物之遇賞則固不異於岐山之
石鼓夫豈偶然哉正德四年秋八月郡守洛西李沆
記朴訥書余觀其石極厚後面想必有所刻使人覆
而見之題云新羅國石南寺故國師碑銘後記門下
法孫釋純白述末端大書云顯德元年歲在甲寅七
月十五日立字體酷肖金生而縝密不及且是下面

久當地氣訛鈌益甚中間多有不可辨志之字邑子云壬丁年間唐人來此久留晝夜模打幾數千本時當日寒墨凍故加以熾炭因此多傷其後熊天使化之來也未渡江前先送人乞白月碑印本朝中諸人不知碑石在於何處更問天使始知所在別送差官印出以贈云東人之不好事不好古可謂甚矣嗟乎所謂朗空大師不知何許釋子而乃託金生之字使其碑文傳諸久遠至今而且流入中華爲天下絕寶凡人之欲傳於後者顧不可愼所託耶歐公所謂浮屠老子詭妄之說特以字畫之工不忍遽廢者信然

矣且念安東之龍文席猶能專山川淸淑之氣則今此一片石雖頑然無語不見聲色臭味之可樂其光價之貴重非特百倍過而已然則此地之流峙扶輿磅礴其亦鍾精於此而更不得孕育人傑爲世之瑞耶抑何其寥寥也且觀李公所記則其時蓋覆深簷可謂至矣今則委諸鼠壤之中所謂欄檻扃戶無復存者其爲銷鑠反甚於敲火礪角著手摩挲令人興感後到星州與尹牧使衡覺語及白月碑事牧使言其人曾爲榮川守者以親舊多請印送白月碑憤其爲邑弊乃以碑石所置之處爲馬廐使糞壤堆積掩

埋人不得下手模打碑石之多鉄欄檻之盡毁在於其時云且有一事與此相類者牧使曾爲襄陽府使時求得韓石峰安平諸人書且得 宣廟御筆命匠梓木以置遞歸之後有一府使於出官之初即使吏取刻本板積置庭中以斧斫之加之以火座首進拜且請曰城主必以印本乞丐之多爲苦有此焚燒之舉其在省弊之道實爲恰當而其中一板乃 宣廟御筆亦使斧斫火燒極似未安民請取去民家不貽官中之弊如何府使曰果是 御筆則焚燒未安置之庫中地排之下使人不得易出且使速朽可也云

人情之乖異乃有如此者余聞此言其人之愚智賢不肖有不足多言而足爲客中一笑之話柄耳且念張儀受笞於楚相范雎折脅於魏齊孫子臏脚於龐涓人猶如此物何足歎昭陵蘭亭斷軸於溫韜廣明菩薩被燒於黃巢而後世之人猶能傳而翫之不爲泯絕則物之神寶自有鬼神之撝呵豈一時人力所可得磨滅耶此足爲白月碑慰辭耳
到義城壁上有英憲公金之岱詩云聞韶公館後園深中有危樓高百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聲飛玉笛煙輕柳影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折臂

甲枝郎因按憑欄尤可怕此乃本邑太守女子發狂所謌而傳世者句語清奇眞可以動鬼神矣後到清道郡有古事屛載英憲公事見時爲父替戍北方所枕楯鼻題以一絕有忠孝可雙全之句爲趙冲所賞拔軍還擢科狀元云公聞韶閣詩所謂龍荒折臂甲枝郎因按憑欄尤可怕者尋常未解見此始知龍荒折臂指征戍時事甲枝郎猶言狀元郎因按憑欄言因按察本道來憑此欄也雖未決知其果然而聊以記之以爲質問之資

星州先生案有所謂諸末者問諸尹衡聖則云丙子

亂後久居此地聞此人事甚詳此人乃固城常漢因
壬辰亂猝起擊賊所向無前與郭再佑並稱而聲名
且出其上朝廷特授本州牧使未久身死功業不大
顯云且言當交鋒對壘之際勇氣軒軒鬚鬢皆上指
如蝟毛之磔賊人望而畏之如神云嗟乎朝廷方有
求訪人才之命而尚不得一人可以塞吾責而應
上須者不知今日更有斯人否然苟非當亂時自見
其才則余雖一日十遇無以知其所蘊如彼余雖幸
知而聞諸朝朝廷亦無以信其果然而必用其必終
於埋沒而已尹衡聖卽牧使之弟

北巡雜錄 壬子十月

梁巨水古有守護石城遺址尚存當四山兩水之間有高阜起於中間足以憑險頗有形勢村人言光海庚戌年間姜弘立以御史還朝啓以爲本地在內無看望之事設守護無益而罷之云以余意度之自作仇非魚面江口神方廟坡別害皆是內地而亦設堡鎭何獨於梁巨以內地罷之耶自別害至咸興殆四百里若有急報命令之通其不在此耶此殆與漢後主時罷陰平守兵同一誤著耳

到別害鎭余平日每以國家棄四郡以別害爲邊境

爲慨恨壁上有韓西平所題云國家罷四郡西北始設古哈別害以下諸鎭崎嶇偪側常有感國之恨今到感懷次壁上韻孤城新設幾年過直北關防此一涯征馬有時銜白草戍兵無日解黃花三江地薄居民業四郡墟荒雜虜家長恨　聖朝空感國雄心無柰白頭何萬曆癸丑孟夏韓浚謙書余亦有感于斯自別害西踰烏蔓嶺不過二三日及厚州鴨江邊乃曾前胡人所居之地若不復設厚州則別害不足爲藩籬之固咸興殊可憂也

甲子燕行雜錄

館中愁寂取見冊舖所賣小說則借陳亡後衣冠子孫不仕於隋室者爲之說而作詩曰民間定有劉文叔世外那無張子房又見一畫廚畫天子與宮人宦官隨四時淫樂之狀而其冠服皆淸制末題曰成化二十二年太平遊樂之圖乃是假託成化實譏當朝者也人心所在抑可知矣又見錢牧齋謙益與人詩云請看典午陽秋例載記分明琬琰垂又云知君恥讀王裒傳但使生徒廢蓼莪如此等作鏤板流布不以爲罪豈北人無文見之而不覺耶

諺曰百聞不如一見豈不信哉我國之通中國亦已

久矣上自公卿下至輿儓踵頂幾相接其所傳說疑若可信然亦多浮辭駕說以相蒙蔽者曾聞此地築城之甎其大如衣籠其築之也小頭向外長體在內衝車火砲不可壞破云矣今見一路小堡重鎮下邑都城皆築以甎而比我國之所造無甚大小之差本不如衣籠之大而且其所謂頭向外體在內者亦訛也且聞中國冊板之模刻皆用黏土若欲印冊則先備紙地以紙之數計印件之多少刻首張搭以數千百本畢印之後隨即平削其所刻繼刻第二張又印滿其數然後繼刻第三張以此印勢雖廣無藏板之

處至於通報之逐日印出者亦用土刻云矣今者細聞此處人言則冊板例用梨棗二種木元無土刻之規至若通報則以活字印出故字有高低而墨有濃淡均板悤卒排行橫斜云檢之果然

丙寅燕行雜錄

有吳從先寧野者近年作小牕清引書其友王宇序之曰處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論文於我輩玄白總堪調觀其託意似非無心者

豐潤縣有谷文張自稱能作詩相對題贈曰知己天涯何處尋相逢邂逅勝遺金初瞻俠舉馳風雨再接

淸談靜瑟琴海外揚帆多少路漁陽短榻共談心怱怱車馬明朝別別後秋風不可聞余問末句聞字非失韻耶答曰非失也然當改秋風不可聞改以何時再續吟觀此人詩不成文理無足道者但即今中國語音侵覃鹽咸等韻與眞文元寒等韻混作一音故至於作詩亦通押而不知其爲失非獨此人詩爲然路見冊面壁上多有其比因此論之我國人三韓以前學字音於中國後來只從冊子上傳習與日用語音不相交涉故年代遷易方言雖變而文字則尚存舊音中國自五胡以來夷夏相雜語音日淆字音亦

隨而訛誤此必然之勢也今蕭肴高及尤韻一字音皆作二字音讀侵韻與眞韻混讀入聲作去聲讀皆必非中國本音至於歌麻二韻古通用故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今漢音則歌韻與麻韻大異讀我字與我國吾字音同讀河字與我國湖字音同今當以我國音爲正而谿谷張公不察於此乃以我國人不知中國歌麻之異音通用於押韻爲譏不幾近於隨人悲喜者耶

錄許察訪言

許察訪熧來過談間云天下之事快莫快於與人以

物悶莫悶於乞人之物吾平生艱食每不免乞人之物其悶可知以此八十爲馬官奔走塵埃間而不辭者欲免乞人物之悶也自上年八月除職以後以官廩爲一家命更無一分假貸於人者此吾老不辭官之意也且曰生世日久慣習人情人之好文喜學者百無一二以此對人而無可言披閱書卷則雖不使去輒自引去書卷眞是逐客之物也

錄答備局堂上語

丁亥九月初一日備局有司堂上以廟堂意來問曰都城築役判府事李濡爲右相時以爲訓局禁衛御

營守禦揔戎五廳以都城周圍定限分授以爲隨毁
隨補之計而訓局等三軍門則自有軍兵財物可自
本軍門擔當而守禦廳旣有山城修補事又難更爲
都城築役揔戎廳旣無留京軍兵又無財物故每有
築役輒請備局别爲計給實難長爲應副五軍門中
除守禦揔戎兩廳只令三軍門改定限分授擔當築
城宜當磨鍊節目將爲入啓之際因事解職不及施
行矣右相李頤命頃日陳劄請依其磨鍊施行之意
詢問於諸大臣處之啓下備局矣以此歷問于諸大
臣則皆以爲依右相劄擧行爲當云故來問云余答

曰守禦摠戎廳之除其築役則宜矣至於三軍門中
訓局則吾久爲提調知之軍兵保布每因年凶減捧
故本軍門年例用道亦且十分不足每以戶兵曹所
貯啓請移用禁衛營吾亦曾爲大將知之當初節目
以十哨軍上番鍊習下送事定式而其後亦多以年
凶裁減保米以無食之故折半以五哨上番御營廳
亦一體應爲上番鍊習之軍亦且折半不得上番而
乃於築城物力長使擔當其勢實難且軍門設立本
意欲鍊習技藝精備器械以爲他日舍死命禦敵衛
國之計也今使此軍不定期限長爲土石之役豈是

設置軍門本意哉且禁衛御營兩廳㦯番保米設或有若干餘存器械之造成軍兵之賞格費用亦必多端似不可移用於城役矣且五軍門分授時定限旣廣今使三軍門當之則其限想必尤廣其役豈不尤重乎且都城之隨毁隨築以軍門言之則雖爲重役以都城言之則百年內難望其盡爲完城欲爲百餘年後完城之計目前先使三軍門旣竭其財物且使宿衛軍兵長爲科外之力役厚招其怨其爲得失豈不懸絕乎吾意卽令都城修補之役繕工監役受價於兵曹募軍爲之所謂監役以初入仕之人甚不解

事兵曹給價每以𢦏數爲主故其所補築甚爲不似纔築隨圮無有已時今若自兵曹計價出給於軍門將校輩解事者使之監督堅築而大將亦爲檢察則所築之堅固必勝於繕工監役之所爲而崩頹之患亦必不如曾前之頻數至於三軍門擔當築城則非但決不可爲亦將決不可成矣且念朝家若以都城守之計爲必不可已之事則勿問民怨勿問費財擧一國之力期必於一年二年之內雖有他弊其事則庶可成矣今欲不動民力只使京軍門當其役不限年月不計遲速則勿論他日得力與否其事豈有

可成之理乎且愚意今築都城設若金湯異日脫有不幸大敵入境將近京城則上下人情必不但恃都城之堅固而晏然不去此必然之勢也設或不去堅守而敵兵四圍則到此地頭一國盡入敵手國家之所保者只一城內而已圍城中軍民凡有役無役男女老幼皆仰食於國家必無繼糧之理且都城乃是油滑姦民之淵藪國勢弱而賊勢强則意外難言之變必將不日而作矣以此言之都城事勢只可爲平時防限巡警而已如或爲敵所圍則必不可守矣且伏想 祖宗朝創築本意都城之如是包絡廣闊焉

者其非城守討決然可知如何如何

館學儒生講讀節目 己酉秋大司成時

館學生年二十五歲以下十八歲以上並係弟子籍而二十五歲以上十八歲以下自願係籍者亦聽孟月初一日入太學詣大司成前定三朔所讀書肅學論孟詩書易春秋從自願置簿每朔一卷後孟月初一日入太學詣大司成前請講所讀書臨文每卷抽籤一處大文音釋注音一徧讀訖大司成舉文義每卷三處講問諸生於所讀卷內或有疑難處亦許自爲質問講解訖又定來三朔所讀書置簿

而退其中不成句讀不曉文義鹵莽尤甚者則別爲置簿又過三朔後使之追講

三朔三卷外或自願并讀四五六七八九卷一二年内欲畢講四書三經者聽或春等兼講夏等書夏等兼講秋冬等書而得其暇月以爲課習製述之計者亦聽

自願背講者聽別爲收栍計其通略分數

每季月二十五日應講諸生書舉案館生送館學生送本學館學下人收聚呈于大司成大司成通計其數一日各五十人分排列名頁爲知委俾無諸生來

待經日之奬

諸生或於孟月初有故則應講擧案某日有故頉爲
懸錄以爲推移分排之地孟月初如有病故不得來
講則仲月初一日呈擧案追講仲月又有病故則季
月初一日追講大司成雖或有不得赴坐兼司成兼
司藝兼直講中二人叅坐則一體許開講
年終通計背講畫數滿二十分者五人許赴式年會
試所講不滿六卷者限一年不許科擧錄名再廵不
通者撻楚三年後通計所講不滿十八卷者不通六
廵以上者限三年不許科擧錄名

又三年後通計如前不改者永削儒籍在喪者不在此限

諸生所讀書庸學論孟詩書及或易或春秋中七帙

俱畢後除弟子籍

錄餐松葉方

靑松葉新摘者一斗太三升炒熟和葉共擣末乾即

成細末以細篩篩出濕末冷水半甫兒和末一合飮

之淸香滿口頓失苦味以白湯米飮溫服則尤可耐

飢一斗葉三升太可作末一斗餘而一斗末可作百

人所飮如無太則稻粟黍稷等雜穀米炒合作末皆

可俗方擣葉末成末陰乾更擣成細末故其味旣甚

苦口且乾末雖細和水成麤入口粘凝飮下不快而濕末則當其初篩末乾之時其味已極輕淸雖成乾之後亦無味變粘口之患且作末必極細乃好重篩益勝太方言大豆甫兒方言小鍾

論白軒晦谷西溪辛卯三月四日口呼

白軒墓表西溪誌文晦谷碑追記吾皆欲爲之而以病未果今將死矣日後如有以爲吾有所畏忌而不爲則非吾志也今雖不得刪定作一段文字略識吾意以爲後觀

凡人爲其先世得先生長者片言隻字之褒則感結

幽明奉爲金石之音故立言者一字亦不敢輕施於人重此故也雖以張說憸邪小人旣爲姚崇有八柱承天之語則其後不敢更言姚崇之短令淸陰之孫文谷之子乃敢一反其父祖稱揚白軒之語曰心中雖本以爲非口頭乃作此虛言云是以張說之所不忍爲者處其祖與父也白軒是非姑舍勿論此豈非人道之大變乎雖然彼之取證託重者在於栗谷栗谷亦非耶曰不然前後之言有時乎牴牾雖聖賢亦或有不免有若科儒四書疑題所云聖賢前後之言有不同爲問者也此事則有不同開口之時其爲不

是先自知之猶且姑爲是言以待他日始發其意其
潛藏於幽暗闖發於顯明者眞回邪之情狀豈若栗
谷言人得失時或不中而心體本自光明者耶且人
之視其父公爲何等物而已反甘爲讐役撐眉努眼
欲張一人之掌遮得一世之目其爲夏畦之病甚矣
此外有何足誅焉且論人時或不能無抑揚而奏御
及挽誄之作盛稱忠孝大節祥麟威鳳其後無他端
而乃以老不死孫從臣擬之未知爲忠孝爲麟鳳之
後更有別得罪者耶以自軒坐地事勢言之三田碑
文之作元無不可設或曰不能無失比之谿谷不啻

輕矣宋相乃於長髻園籬中作谿谷碑文極有稱道其文至於流入　禁中何自軒之當怨而不怨反貶薄之至此何谿谷之當罪而不罪反推尊之若此耶然則此事用意本非難知自初至終無非所以爲己私操縱之地其是谿谷非自軒意各别有所在而借爲話柄者耳其於原頭本是非何嘗有毫髮之念及者耶且文谷本意未必如此而其子務欲取媚於毁其父者裔孫之意雖彼爲言罔極如斯反自託師生之教戒自幸唾面不拭而自乾不敢少有所違忤實有他人不忍聞者此其意本欲爲其父藏一時之拙

禦人以口給節次推排幻弄其父雖至於迷天之罪過亦有所不憚豈不大可痛而深可哀乎夫巨室者一國之所同慕而逆理悖常乃如此巨室如此則擧國其終免胥溺之禍耶宋相平生所執者以排尹鑴爲大節目尊明朝爲大義理以此事或關於排鑴則雖世所稱儒宗平生許以爲道義交如尹執義者嚴辭峻斥不少饒貸而晦谷之斥尹鑴在於宋相當身之右以事理計之固當負荊詣門乞罪於晦谷之不暇而非但身不見貸反疾惡之甚於私讐事或有關於尊明朝則雖以禁立溺之閔汝老以一番不擧於

政目斥退吏判晦谷之雪窖三年比之汝老寂寥片言不啻泰山與微塵而晦谷亦不得以此得宋相一毫之見容以此論之宋相平生執以爲愛憎本不在於尹鑴之斥不斥明朝之尊不尊可知也唯是西溪事此兄平生所爲高處太高低處太低雖賦得一副當直腸子如此之好然其所謂太過處雖以弟之親兄重兄愛兄高兄之心亦不能不終以爲太過矣且思辨錄中以先儒論性不論氣爲不備爲不是涵養省察中涵養一段工夫可廢云者皆不然至於心意之因性中直出來者雖於事理爲非亦可謂思無邪

此等理氣心性之淵海誠難容易措說今欲擧其非而非之擧其是而是之則其勢或將至於並其長處好處而刪沒之此是吾兄末年極意研究自以爲深有所得者不論其是非得失大泯說過亦非所以爲吾兄作誌之意也但弟平生素深服吾兄之直心腸而已以此亦深知兄之流出直心腸者爲言實無一點拖泥帶水挾雜其私者而已由此言之出於兄者設或少有乖於事理設或少有出入於先儒之言然其所謂流出直心腸者深爲過服之根故亦未嘗以爲過也如兄等輩人豈嘗復有於古今天下乎雖謂

之古今天下唯兄一人亦可也且西溪兄所以得罪於當路者全由白軒碑文及其子泰輔之文集所謂思辨錄不過是篋笥暗草中語其得罪之本根本不在此其中設或有文字之得失皆不足爲言矣若以後人輕有移動於前人之言者爲之罪則歐陽公之以繫辭爲非孔子語者司馬光之疑孟子其爲得罪於聖門宜若不止思辨錄中一二句語之差違而已然歐馬兩公不但不見罪於一時至於從祭聖廡之享後世公論亦未聞以爲過者然則論西溪得失只可於白軒碑文定之思辨錄自是過空之浮雲夫欲

以爲罪者則在此而託以爲言者則在彼此眞意在東而言在西心口不相應者也凡此等言論風旨有所師承者遠豈但一時一人之罪也若使本心稍明而不爲世道所陷溺者見之則所謂思辨錄是非本可一笑而麾之何足多辨乎

此文有若竇嬰灌夫田蚡三人之合爲一傳吾病甚臨絕非但有難各立文字且此三公家事相爲終始相爲交貫凡今日朝廷是非之顚倒黨論之橫潰枉直之不分皆由於此後人若欲知今日朝廷之紛亂必合此三傳而觀之可得其全矣且吾死後送此文

於三公家如不欲用則置之如欲用之則有難立界限分彼此有難只拈出爲本家言之者用之耳用則用其全不用則亦擧其全而棄之爲望晦谷家所請乃是碑文後記而雩窖立節賜謚恩典不及擧論不可以此爲碑後追記且不論平日文章高下其於作文集序亦不合格雖然蠖屈龍伸其事自爲重文章得失只待千古之有眼者斯亦足矣今雖不細論亦無不可如何如何

雖曰私文是世道危亂之本故三十年位在大臣不可終無一言雖曰爲世道身負人臣難容之罪旣不

敢顯言公誦於朝廷則身死後以私書汲汲示人亦非惶縮恐懼之意必須喪畢然後始示於乞文三家爲可雖曰弊帚亦曾享以千金吾身後世道設或有中間變易者文字設或有分明錯誤處爲吾子者不可刪添其一字矣

藥泉集第二十九

藥泉集第三十目錄

書

上同春　與西溪 十五
與李彝仲 二　答李幼能 端相
與失名　與失名
與閔大受 鼎重 二　答李季周
與金重叔 萬重

藥泉集第三十

書

上同春 甲辰六月三日

今日拜辭時請對盡陳承 嚴批不安在職之意仍陳近日無限波浪無限不好事自 上雖不快賜允許盡皆康色以受且陳先生疏 批久不下之意上教以爲予豈未安其疏而不答乎只緣疾病偶未及答自前如此久未批下者多何獨於今疏之久未答有他哉至於丙丁之事在今日尤不可忘等語上動顏色頗有感慨意以爲予雖幼年寡德於此事

何敢忘也云云雖未見卽賜處分庶幾之攺深有惓惓之望耳

與西溪朴兄 乙亥三月二十四日

頃因水曹人付呈候書未知下照否弟病尚苦而呈告時未得請日夕憂惶耳近日朝議必欲進用尼山尹令而不悅諸人之意則以爲若有此事當羣起而斥之力有未及則又將相率而退去云當此板蕩之日又因此事戈戟日交朝廷不日將潰未知將如之何羣議且以爲從前陞擢之望不可不先此令云而淺意則自古用人之規雖堯之於舜高宗之於傅說

亦必歷試而後漸次登庸未聞有不出門一步地與
人主未嘗一面而致極位者此令若以人望循次登
庸則不過二轉當置台位此乃古今所無此規不但
一時未安日後亦必爲引例口實以此持難至今羣
議亦難終遏因此一著又將爲安危成敗之所關如
何如何孔明之在蜀知東征之不可而知事勢之不
可諫止則不敢言子產之治鄭知子晳之當死而力
不足則恐之令尹令之進擢必無爲時之實用者而
不念事勢之如此必欲角勝於不悅之論以爲一擲
決勝負之計者恐非時義之當然而弟誠淺力薄旣

不能使不悅之人釋然又不能使必欲進用之議姑徐令將何以處之耶幸望商量即賜回教幸甚

答西溪 三月十七日

即承覆札仰審閒中啓處益福欣慰欣慰所示多少佩服無已雖然弟之獨力必不能抵當衆議早晩必以此紛拏憂歎如何此間進退凡人雖一飯之德尚思報效況受 國恩至此豈無必欲致身之意耶但人臣雖以自盡其心爲道亦必以得上爲定計而弟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且忘廉貪祿之誚實可懼若有萬不得已必出之事則人或恕我而如不然晏然

在職何以自解於多口之紛紛去與留猶未有一定
之計欲以此爲節度耳多少適有客至悤悤不宣

答西溪 丙子九月八日

頃者手札慰滿慰滿弟病沈淹死生未分者久矣不
卽作答書闕然至今歎歎如何弟久欲還結城而病
不能起發矣近稍得一分之歇方爲搬運家少計此
後恐不得更承謦欬悵然如何因兒息聞有鷺洲賣
山者云而弟之筋力已盡只俟朝暮溘然此豈經營
卜居之時哉元規藥石之言恨其遲聞也口占一絕
書諸紙末幸一莞爾也

結髮相逢有老妻布裙麤醜亦治棲東隣處子雖云美吾鬢其如白雪齊

與西溪 十一月二十日

一落海瀕之後病狀尤苦加以天戚無一分生意闕然此久悵歎如何不審此際閒中體履如何弟自琵潭決去時豈有復向京路之意而今因 上候未寧有特召之命不得已到平澤陳疏不得請且聞違豫彌留有招聚醫官受灸之擧又不得已進果川方更疏乞罪此間悶狀如何可言今計 上候若自今漸平則可以自此還歸若加重則事勢不可不入叅問

安弟之從前積累誠難復入朝端而自　上不以他
事招今之所召只在藥房雖萬分難便不可不應命
耶名曰大臣則進退不可自輕雖曰十分未安終不
入去爲當耶雖不得不入　上候稍平後則卽乞還
歸雖不得請畱疏而去亦無所妨耶幸望細思指敎
如何多少悤悤不一
弟之從前所遭有不足言頃日春坊長官東銓亞堂
之疏未知入覽否世路如此可怕可怕

答西溪丁丑閏三月二十五日

昨承下札憑審近日起居神相多慰如何此間病狀

日漸危綴見息使於來初上來矣承爲春事驅起不得安卧此身雖未歸田一聞其語猶覺爽然雖欲爲此勞何可得也藥料依示覓上葦魚一冬音呈上此物時有所得而專人爲難如有柴便時時命過此處爲望伏枕不宣

答西溪 八月一日

卽此得奉下札就審衎愆度久猶未已仰慮何極弟亦長在奄奄中此乃暮年侵尋之致有何足怪亦安有更穌之日耶秋旱此甚春夏所遺之靑亦將盡矣柰何柰何雖然令承四十朶葡萄之惠猶可想山野與

味感美無已江瑤柱十串蒸昆布二注之略此回表

答西溪 戊寅八月二十六日

溪上之拜雖頗從容臨分終覺悤悤歸來悵結如何可言卽者令孫委來仍承手札仰審日間體候神相披慰如得更拜顏範也弟行初擬明日發程矣意外訓將削職替受其印符且有姑勿出代之 命早晚待新將之出移送印符然後始可拔身未知當在何日矣臨老違離從古所嗟爲之柰何然猶勝於幽明之隔幸可時承聲息用此爲慰耳多少書不可悉

答西溪 九月二日

卽承下札仰審秋深閒履萬相多慰多慰弟以幾死之喘意外帶此將符尚此濡滯還鄕結得土宇之時漸次差池悶極下送地圖及示教多少滇南土官詩升菴注釋並依覽而以賤意揆之猶似隔鞾搔癢槩禹貢諸州所表地界山川皆是近地入於五服疆理之中者也何獨於黑水舍近境之山川乃以遥遥萬里外星宿海靑海之外穿過天竺諸國入海者爲雍梁之界表耶此在事理千萬不近明者見之則可以一披瞭然其不然如何如何禹貢集注及先儒諸說不及於此每以陝西成都與吐蕃接界之地覔出楡

葉河等諸水欲以爲黑水之證若然則出於雍州之西者必限隔於漢書所謂西域南山與漢南山相屬者不得通流其出於成都之西者又必到金沙江合爲西流不可入南海此弟前所奉告以爲疑者也若以萬里荒外之水謂之黑水傅會於禹貢雍梁之界則無乃近於鄙諺所謂出毛外者耶地圖姑留隨後呈還是計不宣

土官詩以爲北來黑水通巴蜀云而今見陝西地圖則黑水出於甘肅之間繞出青海之西入於西域以此見之亦可見所謂通巴蜀者妄也此詩何足憑信

乎

與西溪 己卯七月二十七日

頃者曹畵師及乞詩僧還也曾奉上覆札矣未知入照否卽因京中兒息書審知兄主右手有不仁之症不勝驚慮當此霖暑蒸濕之際血氣不調時有此症亦何至久不復常耶弟左臂偏虛每患牵痛無力以右手廢與左手廢較之則亦有差等之可言耶蟲臂與鼠肝一聽於造化亦將如之何哉弟意外有召命承貴畱守已浹兩朔憂惶不知所言以此所遭之悶迫言之雖欲左右手之並廢免此非分境界亦不

可得柰何柰何多少只冀益加保重速復天和

答西溪十月二十日

夏秋間曾一承聞而弟病數朔沈綿不得更奉書矣入城數日後得拜問札慰感如何弟四肢麻痺已是四五年痼疾兼以眩暈肩背之痛伏枕不起者累日猝聞　上候未寧恐死作行連叅曉夕問安委苶欲絶柰何柰何　上候今已平復數日後則似停問安更陳血懇期於得遞内局之任然後復路爲計但未知天從人欲與否耳適當入京風波益洶湧浩無津涯驚愕如何弟之陳懇雖不得請終難久留勢將又

作春間之徑歸此非但於吾身爲悶其在事體亦甚未安而無他別揀長策未知高明之見或有可以指示者耶久欲作復問安時難於自家進詣得闕門外斗屋出入調治手指戰掉不能把筆闕然至此極用歉歉今者間日問安故始得還家倩書伏惟恕照

與西溪 庚辰十二月

自春暮入城以來一半則役役於藥房一半則沈綿於牀席不但會面之難亦不得以時修書仰候瞻結何喩不審此際調體如何馳慕不已弟病狀雖甚若還舊巢庶可安意待盡而 內殿症候一向綿綴不

敢以得解藥房之任投疏徑歸自同螻蟻之歸穴歸
日無期恐遂溘然於京中慙負初心柰何柰何判書
夫人叔母雖在高年時無疾恙矣奄忽捐背摧痛何
堪東峰院長事頃日玉潤李進士曾來見而今於額
號已 賜後雖不敢妄有異議有若沮止者然鄙意
則東峰人品雖高節槩雖可尚自是游方之外者本
非儒林多士所可矜式之人且初年削髮中間告墓
反服有若悔前之爲者晩年又復披緇入山頗似過
於憤世失其常性者擬於古人高之則爲斷髮文身
之逸民低之則爲削髮存髯之丈夫今乃奉以儒宮

享以俎豆誠不知其可也若以祠宇之制處之亦可而今乃稱院長搢紳有司齋任等名號則是乃書院之制也如何如何昔在庚子辛丑年間鄭北牕有書院 賜額祭文自藝文館分差於弟而私心以爲北牕稱以通釋三教於儒門未知其工夫淺深如何而旣稱通三教則旣駁雜且云能他心通在山中能知山外事入中國能與安南琉球使臣皆相通語云其術奇怪似不當爲書院故弟辭而不作祭文同春堂時在京中以諸生之請力勸使之製進弟終不得承命因此改差他人製進矣今以東峰與北牕比而論

之則人之高下雖未知其如何而其不合於書院則
東峰尤有甚焉弟旣不爲製進北廳之祭文雖有長
者之言而亦不敢從之今於東峰亦不敢苟屈鄙見
伏望恕其固陋勿加苛責如何如何多少只望益加
善攝速復天和

與西溪 辛巳七月二十日

入京兩歲竟無一會期百事都不能自振一番書候
亦闕焉至今只有瞻言歎咄而已出城之日卽擬還
歸舊巢亦又牽掣留滯江干經夏及秋未定歸日此
間狼狽如何可言頃者地主歷言欲請兄主相會而

弟則不敢爲奉邀獘寓之計以爲兄主若取近山城
來臨廣津三田之間弟亦當扁舟進去云矣今聞兄
主意欲臨顧此地云其幸可言若然此當遍諸地主
而兄主亦送言府伯俾送騎乘定期日以示之如何
平原十日之飲雖不可望逵書賢府主俾得江樓之
會豈不幸甚若失此會則他生則未卜而此生則永
休矣寧不愴然多少不能悉意只自翹企而已

答西溪十月十九日

四五日前自琵潭來到江郊伏候 嚴命伏聞衍愆度
閱月不勝驚慮方欲走伻仰候而有未遑者矣不意

令孫委來袖傳惠札細悉近來調體稍慰奉慮之懷弟答是自作驚波之及固無足怪而自簡尚未發前頭又未知期限但念行年及此毋論內遏外食理當同歸於盡亦何有餘憾也夏間江樓之會懸望殊切而終無所成此後更無承晤之日其爲憸悢如何可喻千萬只祈益自調衛遄復天和

與西溪十一月十日

頃者令郞令孫相繼來訊且傳俯問之語慰荷何極不審卽今調體若何懸慕無已弟伏蒙　聖恩罷止罷職不勝感泣而臺章尚未已未知洞庭葉終落於

何處也卽今臺臣所請在於削黜雖知前頭更有加等而江上旅次私計誠有切甚者欲於數日內還歸琶巢以待朝命未知道理無害否幸望回示若何旣失前夏之一會今此上來又無奉拜之便前路日促不勝瞻望愴恨之至欲仰候起居而去謹此奉書不宣

與西溪 癸未五月九日

欲奉書候尋常不能已而耄病日深不能自振久矣以致闕然只用瞻結近者因風得聞將有遠地之配不勝驚愕方欲送人於配所矣俄又聞因有解之者

中寢　嚴命云無任感祝之至如弟者汨沒形役老而不止宜其有四五流竄之事不意兄主超然於物表而亦爲世網所罥乃至此之甚未知於猶龍之戒猶有所未達者耶不審近者起居調攝若何區區懸係弟氣力日微不過朝暮之人此身旣已付之於造化兒而况毁譽是非之在身外者耶聊以此自遣而已多少非書可悉只冀若序保重

與李彛仲 庚申四月

午奉依依明日肅謝無進退耶許柳事高見似無敢容議而尹也則其罪雖死無惜以卽今事體言之庭

鞫時請拿鞫問則宜當而鞫廳趑趄不能爲今當獄事已完後更以他言請殺未知如何且人主不可使手滑古人明戒逆獄誅斬之後鄙意則實不欲開殺人之路矣近來彈駮流竄亦已多矣今後則大者尤甚外更勿及於鯤鰤之徽極可且尹之爲罪交結逆人與挺昌同復設體府與元禎同語犯 慈聖與宇遠同貪婪縱恣則渠輩無不皆然諸人皆不至極罪而渠獨至死亦未知如何

答李彝仲

下送尨硯肌理形模比前益精而此有藍石一片與

之比較磨墨之際不能無生滋死燥之别而墨華之燁發反有勝焉似當爲伯仲之間耳

答李幼能 端相 癸卯

今之議　宗廟之禮者有三一曰合爲都宮各爲寢廟　太祖昭穆序以其位遠迹三代之制一正千古之謬也二曰一依朱子所定以　穆祖爲太廟第一室而自　翼祖以下藏於太廟之西夾室也三曰永寧殿則只奉　四祖遷主而　恭靖以下遷主則移奉於太廟西夾室也凡此三段其難易得失固皆有說而本非如九萬者所敢容議且頃日　上下之所

疑難並不及此至於尊兄之陳疏建請者亦不在此是以九萬不敢混淪說去以煩明者之觀覽只以永寧殿　恭靖以下並奉正殿與下藏夾室之說論之如左

若以並奉正殿爲與宗廟之制無別而有二宗廟之嫌乎云爾則考之周禮先公之祧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祧主穆藏於文王之室昭藏於武王之室而太廟之外更無別廟我朝則不然旣立　太廟又建永寧夫旣不免於二宗廟之嫌矣今不能合　太廟與永寧爲之一廟而乃以永寧之有夾室以爲別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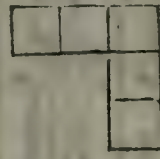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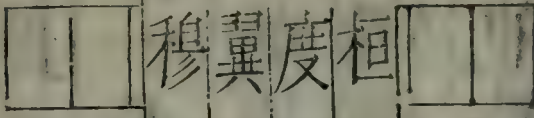
明微之道則不亦左乎且愚意祧主之藏於夾室乃
太廟之制也今永寧殿旣云祧廟而又有夾室藏主
之制若曰有嫌誠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此一段論之白軒相公所謂二宗廟之嫌及兄
疏中所謂豈但有二廟之嫌云者似不然矣
若以並奉正殿爲不識　祖宗本意之如何而妄有
紛更乎云爾則我朝禮樂之作始於　世宗而成於
成宗今之所當遵守者捨是則無他求矣是以國家
禮制皆以五禮儀爲主五禮儀乃　成宗朝所成之
書也考見五禮儀永寧殿圖本正殿夾室皆如今制

其下文曰永寧殿奉安遷主云而既無 四祖別廟之說又無他主藏於夾室之語然則永寧殿初非四祖之別廟乃是遷主之所奉安也 恭靖以下獨何可下藏於夾室哉且 成宗時遷主只有四祖而已若使 恭靖若 文宗已當祧遷之位則未知其果不奉安於正殿也以此言之今欲並奉正殿者實是追 成宗之制而据禮典之說也豈曰紛更云乎五禮儀圖寫之于左而並記其下之文以備明者之察焉

五禮儀永寧殿圖

永寧殿(奉安遷主)在宗廟西太室坐北南向凡四間(同堂異室其制與宗廟同)前有三階神座 穆祖翼祖度祖桓祖各於室內南向西上

神廚

穆 翼 度 桓

以此一段論之兄疏中所謂一體奉安於正殿决非 祖宗之意云者似不然矣

若以並奉正殿爲考古無證而無以釋人之疑乎爾則永寧殿之爲奉安遷主自是五禮儀之明文不必旁据他說然以自漢以下宗廟之禮言之若漢若唐皆無別奉遷主之廟固無可論宋之四祖殿當僖祖旣祧之後別立一廟以奉四祖而迄宋之世只奉四祖而已更無繼入之遷主其並奉與下藏亦無可指以爲例者唯皇明廟制正與我朝相似皇明之 德懿熙仁乃 太祖時追尊之四祖也及其後代以次

迭遷而太廟寢殿之後別置祧廟以奉安之至於
宣仁二宗遞遷之後亦入祧廟而四祖並列於正殿
此非今日可據之制乎第我朝之永寧殿則在 太
廟之西而明之祧廟則在太廟寢殿之後我朝 神
座位次則以西爲上而明之神座位次則以中爲尊
此其不同處若其不藏夾室並奉一殿則誠爲明白
之證然則 恭靖以下之並奉正殿雖不可以古禮
爲斷豈可曰全無依據也 皇明廟制圖移寫于左
以資一見而決焉

大明會典北京太廟全圖

祧廟

	宣宗	仁祖	懿祖	德祖	熙祖	仁宗		

寢殿

世宗	睿宗	憲宗	成祖	太祖	英宗	孝宗	武宗	穆宗

太廟

以此一段論之兄疏中所謂參以古今之制皆無所據又兄送同春文書中自漢唐宋明又無太祖以下祧主與太祖以上祧主並享正殿之例云者似不然矣

若以當 恭靖祧遷之初藏於夾室而厥後 列聖
之終莫能改者爲必有深意乎爾則此事有不敢索
言者然亦不敢不略辨焉遷主之始奉於永寧夾室
者乃是 恭靖神主而其時則燕山朝也 成宗制
法旣如五禮儀之文而燕山之所以行之者乃不能
然誠可謂不述其事矣若 後王之終莫能改者事
無著見令不可徵而第以 宣祖朝事言之 宣祖
大王當壬辰亂後重建 宗廟之時欲復都宮之古
制而大臣執不可故遂命一依亂前之制其不能有
正於此固其所也以此推之前乎此而不能改後乎

此而不能變槩可知也已且今日之議亦因修改而
發若無修改之役則亦必無此議玆事之因循至今
者恐不過如此而已今徒以　累朝之所未變以爲
必有深意而然則愚不知其果當於事情也
以此一段論之兄疏中所謂百餘年間以　列聖
追慕崇奉之至意及許多據經守禮之儒臣必已
集議博考改建並享之不暇云者泛言之可也細
思之則必不然矣
若以初建永寧殿爲只爲　四祖之別廟如宋之四
祖殿乎爾則遷主之別奉一廟古無其制始見於宋

之紹熙故 世宗朝初建永寧之時禮曹所以据此
而爲請也然細究其實本不相類宋之四祖殿則建
廟之初一時並奉四祖建廟之後更無遷主祔入今
此永寧殿則始建雖在 世宗時而 世宗時遷主
只有 穆祖一位而已至 文宗朝 翼祖始遷矣
至 睿宗朝 度祖始遷矣至 成宗朝 桓祖始
遷矣旣與四祖殿之一時並奉者有異且五禮儀之
文曰永寧殿奉安遷主云則 穆翼度桓與 恭靖
文宗其爲遷主則一也决非只奉 四祖之意而其
後又不爲 恭靖以下祧主更置奉安之所而並遷

之于永寧又與四祖殿之更無祔入者有異以此觀之永寧之初建只爲奉安 穆祖一位之遷主非並爲 翼度桓三祖也永寧之定制並爲奉安 列聖之遷主非只爲 四祖也何可與紹熙之制比而同之也

以此一段論之兄疏中所謂當初永寧之建爲奉四祖之主故只爲正殿四間之制又曰此是 四祖之別廟非並享 羣祧主之廟云者似不然矣若以 恭靖以下藏於夾室爲稍有古禮子孫祧主上藏始祖夾室之意乎云爾則禮之所謂子孫祧主

上藏始祖夾室云者其始祖乃是不遷之主而不毁
之廟也今之永寧殿則廟是祧廟也主皆遷主也於
其已祧之廟奉安旣遷之主而又分始祖與子孫各
享正殿與夾室寧有是理哉若以 穆祖爲始祖如
商周之稷契也則當百世不遷而受享於太廟矣若
以 穆祖爲遷主如 皇明之德祖也則當與 恭
靖以下一體並奉矣今皆不然而乃以永寧殿之藏
主夾室以爲稍存古禮云則非愚之所敢聞也且
翼度桓三祖亦奉於正殿則所謂始祖廟之說尤不
敢知也

以此一段論之兄疏中所謂 恭靖以下祧主上藏於永寧殿之夾室猶有古之子孫祧主藏於始祖夾室之意云且以周之不窋藏於始祖后稷之夾室爲據者似不然矣

若以初置夾室爲無他意義而只爲奉安遷主之地乎爾則頃日奉審永寧殿時見其夾室之制前後俱無退楹只是一行單間而於其一間之内旣置龕室又置龍牀又設卓牀故前無餘地人不得回旋至於酌獻尊所則在於短簷之外是以當獻享之際風雨或至則飄洒之患及於龕室云以此言之初置夾室

果出於奉安遷主之意則雖或比正殿稍殺其制豈至俾不免於風雨之沾濕哉且今永寧殿東夾室之東有所謂祭器庫而五禮儀圖本則無有竊以此度之初置夾室只爲祭器祭服之所藏必如宗廟夾室之制而旣奉遷主之後祭器祭服藏之無所始置庫室故初不載於圖本耳

以此一段論之兄疏中所謂豈以奉安之無所而姑爲權安於儀物所藏之室乎云者似不然矣

今將並奉正殿與下藏夾室二說論之如此此則姑以今日朝家所欲去取者而言之也若循其本則雖

使並奉正殿猶是無於禮之禮其不合於古先王之制與夾室一也其可其否本不必細較而旣承俯問不敢不悉獻其愚惟兄之明必有以諒之也

與失名 甲辰

昨入闕中知兄在館中而不得離政廳只有瞻注昨日劄批 天意似邈然以小人之腹慮之恐在下者亦不能時然後言未知何如弟極知其如許而不能力言以回兄意是可歎也似聞兄以載邇事論議極峻至欲劄論未知然否蓋此事之不可成夫人皆有是慮若使此論初發於弟與兄諸人則人人必將峻

塞之不暇以出於重處故人皆内懐不滿外示勉從之意其氣色雖尺童皆可知也

與失名

似聞今番温泉之幸三殿並發極是可憂且聞取路水原後野自果川一日到振威自振威一日到行宮云此雖單騎疾馳之行猶不可若是其駛況吉行日三十里者乎況三殿侍衛騶從厨傳幾許而如是奔馳乎軍伍徒隷氣盡顚倒之患姑不必說而亦豈所以安三殿者乎在路遲了一兩日有何損傷有何難處而乃必爲如此奔忙猝遽之事且水原後

野乃泥濘之地二十餘里設令其時有雨水則用民力如許然後可成坦途耶雖欲省獘而實增獘雖云取捷路而實過站兄輩似不可不知此意也

與閔大受 鼎重 壬子二月四日

弟正月之望始自北還而本道飢荒無策可救日夜喁望惟在於嶺東關西之移轉而賑廳關文恐不足爲萬一之助自今以後惟當任其死生而已柰何柰何即夕又見賑廳行關則漏籍流來並不許饋來見此地流來飢民因六鎭飢荒已不勝其多而戶籍疎漏甚於他處且使飢民設或入於戶下率丁其於流

徙丐乞之中自持戶口者幾何人哉此令一出僵屍必將相接於道路設令某邑人死最多必將舉諉於流來漏籍朝廷何以辨其虛實哉非但朝廷雖監司御史巡歷時目見滿野之屍其邑皆曰彼流來彼漏籍則何以詰其官吏乎卽今事勢其不得盡濟萬民則決矣在上之人唯以共濟並生爲心至於力盡勢竭之後雖不得繼之使彼此俱無所恨則雖於事無所補猶不失民之心此豈財穀所可得而易者哉今朝家有創於上年農民之無糧飢民之盡死不得不爲此節穀之計而設令各邑一遵此令其能田無不

闕歲得豐登未可必徒使國家得愛穀輕民死之謗而外方官吏且知朝廷意嚮如此誰復有致念溝中之人哉弟意旣如此欲陳不便之意更爲狀啓仰稟而朝廷必以爲迂闊而斥之然心知其不可有難抑而行之幸望台深加思量勿使朝廷處分爲外方所議如何

與閔大受 四月四日

北地之人有難責以內地之事論以王制亦當以荒服處之而今以橋下私言推問證左以正侵斥儒賢之罪未知不涉紛挐否且觀前日被囚之輩今乘此

機遽有而今而後得反之意擯排時任鄉所及儒生等將有復蹈覆轍之漸眞朱子所謂發癰子相似寒熱交攻無時可已似聞此處儒生輩以書院事頗有仰稟台座云幸望以靜以俟之之意及之如何

答李季周 甲寅七月二十三日

鏡城儒生事依見小錄而本道校生輩冒濫莫甚故去年新立事目多數澄汰而餘存者使之輪番於鄉校而四時應講於教養官故儒生輩極以此爲苦百計圖免凡以校生爲名者當以本校爲主何可以守直書堂之故得免輪番於本校乎書堂之設本爲儒

生輩閒居肄業之地則在儒生輩誠爲大幸而反因此欲絕迹於鄕校誠是弊習弟見如此玆不得依副未知如何

與金重叔 萬重

僕於北行時臥一旅館房中四壁圍以屛風朝日始出明光自牕隙透入射于屛風之上屛風內猶暗而自屛風上至屋椽皆明恰似日光從地四旁上透于天爲星月之光而仍以此細推其理左右平生所惑日大於地之說全無道理葢日大於地則天將長爲日光所爍星月安能吐輝唯其不爲直當其光而受

其透出之餘輝故不如晝之昭昭而猶足使星月煌煌耳左右試於四壁有牕之房圍以高屛卧於其中當東方始明之時默觀明光之從屛隙透上則天地雖遠不出戶而可知矣燈下潦草不一安得與左右相對縱談也

藥泉集第三十